



舜水先生文集

尺牘 策問

七

特別  
ハ20  
2682  
8









頁 20  
號 2682  
卷 8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因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尺牘三

答安東親清

道義之交。異姓骨肉。古今目為美譚。况在異國耶。令郎天姿純粹。志意高遠。誠有得於庭淑之深。迺不棄鄙陋。慨然目弟瑜為宗弟。固無目拂其盛美。久欲修候。一則拍拍未同。一





則恐妨靜定。令即至。復拜嘉貺之辱。何稠疊無已至此。勉強登受。其心醉明德者。當與此捲相為終始。不特周公瑾醇酒而已。謝謝外具拙筆壹幅。引意希莞存之。臨楫不盡倦切。

與安東守約十一首

前完翁云。賢契正月來崎。愚謂正月來可及。二月初五之期。此日修先大夫之祀。非徒望賢契陪祭享餼而已。且先大夫峻潔端整。亦欲陰靈望見賢契溫良醇慤之色。賁然歆格。

也。接來書。知不可得。前書又不便。明日相邀。今不可及矣。徒懷快快耳。

二

文公家禮中。評駁諸事。言之太早。俟不佞事有次序。或見或隱。然後暢言之。不佞亦欲考舌合今。著此一書也。若使言而無害。不妨言之。但恐有識之士。實難其人。非立廟設表為往。彼徒臆決未深省耳。將來一有橫議者。與之辯不可。不與之辯不可。故須躊躇。批駁古



人。要當使死者心服。不然則為妄肆譏評矣。不佞今年之病。較甚往年。日則不得少息。夜則喘嗽達旦。坐則眩暈頭暈。時欲嘔吐。誠非佳兆。諸事冗甚。不能悉。

三

賢契篤於骨肉之情。此自賢契天性之獨厚。學問之獨充。乃又於兄弟病危之際。舍之而遠憂不佞。且欲同來餓死。今按。是時長崎火。省庵舍之。而赴之。謂欲與老省庵。妹病將死。師同餓死。歸後所寄之書也。賢契之於不佞。

懇悃真篤。遂至於此。中人呂下。或不能施之於其父。不佞腆顏當之。異日其何呂答賢契。而能無愧於心也。且竊觀上下左右內外。自尊公老先生與貴知交而外。恐未有一人與賢契同好惡者。賢契何見而獨能及此。真不可解。但七十老翁。呂不佞之故。而干瀆之。非孝也。所呂學者忠孝其大焉者也。呂後萬萬不可如此。至囑至囑。

四



尊公欲得拙筆。祿屏賢契自當蚤言之。何乃  
嘽嘽如此。老親有限之日。有一可曰怡悅其  
心者。即當極力致之。况事在不佞哉。不獨尊  
公而已。即尊公極知愛之親友。欲得之而難  
於啓齒者。亦當曲探尊公之意。即寓書來寫  
致之。即所曰悅其親也。本欲立時書上。緣比  
來逐日多病。欲速恐益不佳。製深衣裁工。爲  
虜官所獲。囚禁獄中。未來來則急急爲之。無  
問其費矣。潦草則所費不甚相遠。而不可曰

爲式。亦不可也。歷訪他工。無知者。今好此者  
多。但未有能之者耳。棺製曾成否。斬衰尚有  
數物。當候前工成之。餘再悉。

五

孔子生知之聖。其一生並不言生知。所言者  
學知而已。如曰好古敏求。我學不厭。不如丘  
之好學也等語。可見聖人教人之法矣。陸象  
山王陽明之非。自然可見矣。不論中國與貴  
國。皆不當以之爲法也。伊藤誠修止之爲妙。



昔者劉惔與王濛遠遊而餒。有一人設盛饌招之。王濛亟欲往。劉真長不肯曰。小人未可輕與作緣。前書所問。且此而已。

六

鄉疎遠之人。多不能信其誠。一之若此。久交密交。無不知之。賢契前謂不佞質任自然。久而不變。此是不佞一生本色。此是賢契眼明口快處。魏文侯燕飲天雨。不失虞人之期。古史美之。直是裝點要譽耳。

七

完翁云。賢契欲過重九。方來極爲有見。前來呂張諸葛畫三幅。求題贊。完翁云。三幅俱要一樣高低上下。如此則大小長短俱要一矣。俱不可差移。不佞未見此式。甚爲可笑。即如琢畏三亦深。且爲不然。不佞仍恐日本有此體制。故特走札問明。方敢落筆。恐污損名畫。深爲不雅。若四字韻贊。不佞平生所極鄙者。必不敢如命。且此畫既欲留之。千古會須



作一兩句千古語如何。又欲草草塗塞。自相  
矛盾可笑。

八

不佞在此。每事俱賢契週全。况賢契俸廩甚  
廉。而所惠如此。毋論中國與貴國。誠為人情  
所難。去年及今。兩國人大為感頌。非惟不佞  
銘佩而已。賢契尚且不豐為歎。必如何。而後  
可無歎。是何言也。

九

喪祭之事。承諭自當著一書。但著書之事。前  
日質之古人。後日俟之後賢。其中有一毫不  
妥。目前雖人人識賞。而百世之後。有一人議  
者。便非完璧。故須遲遲耳。俟居定。即當為之。  
前木工未至。如琢亦冗冗。諸物俱未備。備則  
製來。衰衣之制。在不佞謂。尚未允當。賢契乃  
如此珍重耶。

十

賢契年過四十。未有室。使踰七之老父。日夕



呂此為憂。非所。呂為孝也。孝道一虧。百事皆為枝葉。無益也。七十感雉。無及矣。力所不能。而勉強為之。呂悅親之意。如是而謂之孝。力有餘裕。不足謂之孝矣。惟居室之倫為急耳。

十一

半載。呂來。不得音問。心甚懸切。前書謂風疾未瘳。不堪勞動。今不知何如。有便希作書慰我。不必多。亦不必求其文。惟取達意而已。令即能嬉笑。學步。呂娛。老。祖。矣。希并呂寄。聞此。

間事欲詳細作一書致賢契。奈非病則冗。有便時輒至。迫促不佞與賢契相與。賢契視我猶父。我不能毫毛益爾。靜言思之。實切慚愧。即欲求數日。從容細談。亦不可得。何數之奇也。不佞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為比。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聽講。且贊儒道大美。頗有朝聞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已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

答安東守約九首



昨來兩札俱佳。不必更改。凡作書助語。如之乎者也等字。非甚不得已。不可用。句要勁。詞要古。而無用古之跡。為佳。所忌一應文字。出之。先秦兩漢者。為妙。若要近便適用。或取尺牘爭奇。蘊黃小品。選其可者。熟翫亦可。冗次不既。

二

前書醉後所草。深夜筆凍。誠恐率誤。未知何如。夙夜弗懈。勸學勵行。此今日空谷之音也。

而賢契能篤信而行之。及門必有可觀。貴國之文教。其有興乎。講周易左傳綱鑑。煩勞極矣。咬菜之軀。堪之乎。笑笑。左傳合經者。宜於解經。不便於讀。別有善本否。杜詩即欲寄上。因來人不能多帶。止寄五七律陸本。希炤收。

三

久不見賢契文。及今乃大長進。格局文勢。意語俱絕佳。非尋常所可幾及。尚祈研精古來大作手。當成貴國一大作手。大名公。勿徒草。



草也。至於理障之學。人已俱入混沌。須一切屏去。千萬勿自擾心。繇布公屏風六葉。要真字大字二行。如此則二十字內外。聖賢格言。如何可盡。此或是落筆時差誤。故須問明。然後爲之。即祈示知。若必欲如此。恐語短意深。不足自曉人也。

四

文公家禮。覓得速速寄來。自便起手。更得儀禮周禮爲妙。不考定諸書。不見定裁。恐不尊

不信。不信不從也。序稿改定附上。希灼收。

五

兩書俱領到。賢契因不佞乏人。使令欲遣盛使前來。此休戚相關之至情。極感極感。無論盛使有病。即病愈亦勿遣來。言語不省。一也。往來多費。二也。萬萬前燭欠精緻。有一人能爲之。當別寄來。不盡。

六

忠孝事大。不佞才劣。計庸。自揆初心。實多內



疾。父子夫婦之間。情義翹然。賢契乃獨上推夷齊。下逮曾連。謂爲義士。不獨今人貴古賤今。甚駭聞聽。即不佞冒昧兼此。罪戾轉深。他日得無忝所生。庶不爲知交之辱。秋間來此。共相講磨。食蔬飲水。相與有成。亦不佞大木幸中。一大樂事。不佞於中夏四國。本來一體爲親。凡遇英才。樂於獎進。既已道合心孚。豈有彼此間別。門牆之論。雖爲謙德。實未深悉鄙懷也。寄來書籍。炤單察入。

七

昨見賢契來書。知畏三勵志向。學甚喜。畏三本有可教之資。久於荒棄。舊年忽有此想。所謂天牖其衷也。所爲極大關頭也。彼時聞之。曾對如琢云。此極妙事。今果然矣。賢契循循善誘。大啓其機。與他人教之功相百倍。異日有德有造。恩侔生育。不虛通家之誼矣。賢契前日之所譽。似爲過當。若使移日贈之。真切實而不浮也。喜而不寐。良然良然。



八

伊藤誠修兄策問甚佳較之舊年諸作遂若  
天淵儻繇此而進之竟成名筆豈遜中國人  
才也敬服敬服片岡宗順文雖未得肯綮而  
語氣絕無寒澁之病大不類日本風味少年  
又能力學當大加獎進也三詩不佳且有太  
病殊不似其文二兄作本不應批閱改竄因  
賢契之言遂不顧僭越耳至若門人之稱恐  
非所宜好為人師古今通病且恐世人未必

復有安東省菴也三省回竟無信息聞其母  
已故或為此耳諸再悉。

九

初六日奉手書距今二十日懷念之深似乎  
遼瀾昨暮惠頒翰教足慰渴思復諭秋仲可  
聆益喜惟盛使舟行遇風幾至傾覆此心殊  
不安耳前書似不必復寄既承來命附使將  
上惟慎之虛囂自矜之士不足與觀也希炤  
入疊承台惠甚媿多儀酌爵貪饗難於報稱



韓柳批評。自當如前點閱。諸情縷縷。非暗言。不得罄也。不次。筆談壹冊附壁。

與下川三省二首

汝瘡癢未愈。昨力旋。復聞汝感冒。不傷眠食。否。秋氣宜慎節。汝卧起煩躁。近又無忌憚。深為念之。吾於汝。分為師弟子。而實有父子之情。每為過慮。二三分之疾。便作十分之想。若汝能曲體此心。則佳矣。若汝能如去冬及今正二月。溫柔舒緩。則吾無慮矣。在遠不能釋。

然。故遣力走問。擬明日往見。黑川保田二公。携汝同行。若不能行。可呼小籃輿乘之。不盡。

二

望其子為聖。為賢者。父之道。肖與不肖者。一任其子之心。愛汝教汝者。師之道。率教與不率教者。一任乎汝之心。若教之有益耶。前者之言。非不足也。教之無益耶。今日雖更益千萬言。有何益哉。我於汝。費多少。委曲多少。苦心。汝非木石。寧有不知之者。在汝自為之。今



日脉畧好。甚喜。脾胃不好。調理亦易。看脉定。速速回來。不悉。

與奧村庸禮七首

別久暗稀。遠懷難釋。往日走候。思欲一為傾瀉。乃呂台駕入朝。不果。方圖再叩。呂申契濶。又復期日。寵招辰刻。且辱令壻臨貺。訂約謝。但誼屬通家。當崇儉約。一羹二盞。儘足暢叙離情。多品多儀。更滋勞擾。况今大災之後。又當自卿士大夫力挽頽風。萬勿過費。呂違

上令。不佞事事剴直。惟祈炤察。別論當俟明日。面為酌議。不盡。

二

情意初接。遂已遠離。半載而歸。又呂匆匆及多病。踈濶殊甚。賢弟惓惓無已。而不佞契然若此。深慮高明或未能深原之也。刻下即當旋旆。念之無呂為心。呂不可知之別。如此草草。謂是理道乎。謂是情義乎。徒增悵惘耳。明早當造署面談。非此恐無握手之期矣。賢弟



公務甚殷。未知得如願否。外齋額記序。凡八幅奉。上別具草目。惟祈炤存。遲緩為罪。必能鑒察。不宣。

三

千里遼濶。數載為期。分手乃如此草草。甚難為情。明晨扈從星馳。理難祖道。前已面叙。茲更言之。日明耿耿耳。賢弟恭勤敏練。事上之極軌。然途中飲食起居。亦宜節勞自愛。通俟抵都後。數字日寄平安。令即并希道意。順庵

令親不及另書。前者屢屢勤奉。更懇叱名致聲。

四

轡勒鞍鞅俱成。雖不能精。差可脫俗耳。且不佞於此等事。向不留意。故不能詳也。按圖索驥。多有不相合者。惟額上之纓。及項鈴之所垂者。皆用纓。騮而工人堅。謂纓。騮難覓。今用馬鬣。染色。恐不中大觀也。冗甚病甚。而工人來索書。潦草數字奉達。諸容再罄。



五

武夫悍將。詆譏文人無用者。彼祇見迂儒小  
 生。三村學究。膠柱鼓瑟。引喻失義者耳。如王  
 欽若輩。閉戶誦經賦詩。退虜者耳。若陸宣公  
 李長源。王文成。高文襄輩。圖度虜情。如指諸  
 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又安在  
 悉索刀瘢箭痕哉。是欲為大將名將。必當讀  
 書。

六

東北相違千里。遠道也。三年日為期。遠期也。  
 遠道遠期。一旦而得。歡焉道故。抵掌論心。踰  
 七之老。真為望外之喜。數年日來。雖眷懷弗  
 替。問遺類仍乎。何如親接。手容之為快也。誠  
 欲趨造邸中。一問途車馬。變和諧適。又念  
 貴國主初入都門。輯瑞陳庭。政繁務冗。事上  
 接下。賢契應無晷刻之閑。又不敢日急欲相  
 見之心。涸擾清思也。不盡欲言。可勝瞻瀟。

七



令郎初到即顧我。見其舉止端詳。言辭悃欵。大快人意。昨者貴國君命之職事。少年得之。此必有呂深結夫至知者。賀賀。然此乃卿相之始基。而功業之嚆矢。若能日慎一日。而充之。且問學將來建樹。豈惟猶夫人而已乎。惟在加意懋勉耳。賢契當公務獨契之日。獨契之契。乃揮冗枉顧。雖足慰願見之心。而意殊歉歉。又重之。且嘉貺益增媿赧矣。諸容再晤。面宣。

與奧村德輝五首

尊翁兩書俱言足下近况。詢來使。又知納祉為慰。足下託筆於令姊夫。問不佞平安。此情也。禮也。足下呂不能作唐書之故。恐有差誤。是呂難於把筆耳。即用日本文字託今井安積兩生讀之。亦是候問。不必拘拘於此。但望足下入奉父母。出而讀書。好古自然。且漸通透。至於時俗應酬。均為末務也。亮之亮之。

二



令曾祖母遐壽令終。可曰無憾。然賢孫令子之情。雖百年亦未云多。存歿之際。必懷傷感。昨日聞喪。趨弔。理自宜然。何曰固辭。又不得不止。幸惟達意。尊公足下久病新愈。元氣未復。尤當慎於霜露。遠膝下。初出從君。事事皆須敬謹。不可喜事。而過勞。不可失時。而晚食。外致蜜柑壹籠。為道中止渴之具耳。諸旋軫面言。

三

前日揮冗過辭。且遲暮不能具杯酒。從容握手。此行為遠別。為久別。不佞老憊無侶。恐從此為永別矣。又且薄暮速去。可勝悵快。今尊恙初愈。途中凡事當為代勞。當曲體。又恐足下過於勞動。奈何。然不得不爾也。外具彤管參矢。不足云敬。但為他日國史秉筆紀事。紀言紀動之徵耳。哂入為幸。不能走別。希惟焯亮。

四



別離容易。再會艱難。前賢曰。爲深慨。况不佞  
暮景榆巔。而足下新昏黃實。此來一會。殊出  
人意料之外。今但聊詢鞍馬平安耳。悅豫之  
情。尚當徐徐細記。

五

九方臯相馬。得其神駿。今不佞特皮相耳。不  
惟皮相也。牝牡驪黃。時或誤焉。故知非其技  
也。因玉屬聊。自塞責耳。

答奧村德輝四首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德業俱進。良有厚望。去  
冬及新歲。兩叨問遺。深銘至情。前後俱在病  
中。手顫心悸。不能一字作答。深用爲歉。釋奠  
習儀。禮之小而畧者。不足爲快。宰相上公。欲  
習五廟之禮。不佞前年舊年。屢次力辭。上公  
堅欲一習。則今秋冬當有此舉。此爲大饗。儀  
文繁縟。節目多端。多士即能用心。必非一戲  
可及。一二年間。方當演肄。但使不佞殘喘若  
存。明年定與斯會。况服部其衷。頗能習其度。



數不足為歎也。兼惠能州澥參壹箱領到。端此附謝。不既。

二

讀書勵行四字。盡為學之事矣。而又加之曰。勉強則功無作。輟德不踰閑。循循而進。何有底止。咕嗶非他。咕嗶而咀其味。得其真則皆勵行之資也。足下尚視之為二乎。不能咀其味。得其真。則文具而已矣。讀書何為不佞老憊昏荒。不可名狀。相別未能一年。事事皆日

暮途窮之意。不佞性本踈慵。而藤井茂英又云。度歲後方復命。一遲至今。足下亦能原之乎。不盡。

三

不佞情懷種種。竟不知有獻歲之樂。展讀賀啓。媿媿祝長年之慶。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一何懇懇哉。嗣聞足下有弄璋之喜。佳兒岐嶷。兆於初生之日矣。賀賀為人之父。勵行益不得自弛。益為人子。猶得託戲舞斑衣。



之意。寫我孺子之懷。一為人父。則房闈之中。均不得自輕。不能自無知。欺孩提也。小女五歲之言。播傳人口。萬一再有。晤時。容當共為抵掌。

四

伴來。知闔府安好。惟令尊初夏得少恙。至今未痊。湯藥親嘗。孝之一事。非大也。體其心。代其勞。則稍大於此矣。令尊無疾而忽有疾。雖壯年。固當慎重。社者福也。本從示。從止。而俗

書從衣耳。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言福也。若從足。則騶虞麟趾矣。乃左右足之大拇指也。不可不辯。病甚不多及。

答古市務本三首

足下職司典謁。而新正又賀客雜遝。車馬填咽之時耶。乃於匆冗之中。遠念寂寥。惠且莊東。雖復千里。猶記憶不忘耶。不佞久恙。近來三五日內。方覺少痊。然猶病根不除。寒熱時侵。此復又暑氣炎蒸。事未知如何耳。



代筆書隨到隨答。親筆書則或遲或速。未  
定期。歷覽名公箋啓尺牘。可知也。而亦偶有  
不然者。視其時勢何如耳。不佞本不拘拘於  
此。足下何自云然。貴邦人形跡不化。多責望  
於靡文。徃復之中。容或有之。足下何自及此。  
不佞四月間稍愈。迺復多病。蓬頭徙倚。無可  
容足之地。晝則望其速。夜則望其速。且幾  
同曷具矣。光景如此。足下謂有善狀否。承惠

二

醜野鴨肆翼謝謝。

三

世風日漓。生氣日薄。人壽因而日促。遂以百  
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不佞今  
年七十有五。其於中壽庶幾哉。迺之矣。祇以  
毫無所樹立。無可自復天之命。我者。故不可  
自死。奈兩年來。病患相尋。恒無閑泰之日。其  
來也。如遊子歸家。一蹴即至。其去也。如他鄉  
故友。分手東西。依依不舍。今太勢侶已退去。



或者來年猶得再晤亦未可知。然而不敢必也。報札遲遲。望勿爲過。

與五十川剛伯二首

服部其衷。薪水之費。三四年來。屢與足下言之。足下云既已送上。不便返璧。不得已。權宜留此。不虞足下竟不爲我道明。此子事不佞如事父。朝暮服勤而不倦。一二年來。愈加周摯。逆旅孤老而得此。豈不深感顯思厚情。至若蔬食菜羹。不佞之力。能與共之。何事復須

顯思經營。且不佞老矣。衣食裁足而止。更不須多積金銀。已刻惠來黃金拾貳兩。暫留於此。俟足下至。說明而返之。每年但與質實冬衣一二件。且無失初意已爾。至於夏衣。不佞處甚多。亦不必更賜也。不盡。

二

束裝已竟。未本欲治杯酒爲足下餞別。因足下此行。行不能端履。食不能耳味之時。故弗爲耳。外具粗菓陸囊。少具途中不時之需。惟



晒入。又下川三省書一封。希致之。如宗魯不  
在都中。足下即開析此書。炤數爲之不盡。

答五十川剛伯三首

登高令節。每憶龍山。遍挿茱萸。所少豈惟一  
人而已。對物懷思。徒增感慨。葡萄馬乳。肥且  
秋風造物之功。浚於時雨。興言及此。可勝神  
媿。

二

細閱來章。足爲元日一喜。纒纒有序。出之不

忙不迫。殆鑿鍼之所謂整暇者乎。駢詞之體。  
肉豐則癡。骨露則癯。鑄辭易至於生。慎古必  
流於腐。輯千狐。且爲裘。美則美矣。針線多痕。  
漆三毛。而成像。肖則肖矣。精神無主。清華流  
利。又能一氣呵成。斯爲上品。歐陽文忠之才。  
不能四六。非不能也。蓋且圓活爲難耳。足下  
須潛心於此。才勝則詞流。學贍則辭典。爲青  
爲冰。是所望也。誰謂日本。人必不能文乎。此  
真自暴自棄者也。諸晤言。



三

大明房屋高敞。銘旌貼孝堂之前。豎當楣。短小則不稱。限於官品者。無譏焉。若得爲之。必極其量。而後止。且此爲親戚僚友所贈。誰肯以短小之物贈人。取怨於喪主。貽譏於他人。不佞在大明故未嘗計及丈尺。日本房屋低卑。若鈔尺八尺加跗。但難施用。當量其勢而爲之。且幅廣二尺。今之段與潞紬。大約一尺六寸。最廣者一尺七寸。則營造尺亦無不可。

且大明太老固亦有居於陋室者。豈亦能建一丈幾尺之銘旌耶。看景生情。且通融之。不必拘拘也。

與安積覺

汝前次書來。云尊翁恙稍可。故有呼汝蚤來之說。佐藤彌四郎回後。汝書於初旬到。又聞尊翁病革。飲食不進。亦謂或輕或重。乃久病之常。不料竟至不起。此个子終天之恨。汝雖年幼。凡可目自盡者。均不可草草。不然則他



日成人。有學有識。悔不可追也。我亦幼孤。苦痛萬狀。故知汝淒楚。然汝獨子多病。當不至毀而滅性。我前書致慶。頃及彌四。即詳悉面言。汝事欲目。瞑尊翁之目。汝必聞之矣。喪期五十日滿。儻無病。可速速束裝前來。但前言必須與令親二三輩言之。毋忽。

答安積覺

三四日前。諸位皆來作賀。知汝得祿。恭喜之極。去此月餘。即有此嘉慶。上公天高地厚之

恩。無能仰答。令祖立功於往日。而孫子食其祿。可見為善蒙福也。令祖立功於他邦。而上公為之錄其孫。未見疇勲之至於此也。汝宜勉之。送來鱒魚壹尾。領到謝謝。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策問

策問四首

其一

問。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誠千古之格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孟子誦法先王。





在孔門稱亞聖。其言曰：君子曰：仁存心，曰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他人皆當愛，皆當敬也。何言之相戾歟？孟子猶私淑諸人。曾子則親炙聖門，而獨得其傳者。何曰於秦，折曰：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獨有取也。愛人者，煦嫗燠咻，謂之仁矣。惡人者，放之流之，逆四夷，則殘忍慘刻矣。乃亦謂之仁人歟。不獨曾子也。孔子亦嘗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久。何前後相刺謬歟。或言仁者愛人之賢者，而惡人之不肖者。然則顏子為孔門具體而微，曾子為傳道之器，而顏子簞瓢陋巷，葬而無槨，曾子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原思曰：籜為冠，辟桑皮而紉之，鶉衣則百結也。豈孔子之力不足耶？曾衛賦粟，皆有常數。即季孫之饋，歲入亦且千鍾矣。孔子衣裘皆配色配物，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三高足乃一寒至此。其故何歟？諸生學古思有獲也。即此現前瑣



屑之事。條對而通其理。余將採而獻焉。

其二

問。聖人之所<sub>ト</sub>治<sub>ル</sub>天下。與天下之所<sub>レ</sub>望<sub>ム</sub>治<sub>ラ</sub>者。宜無<sub>レ</sub>古今異<sub>ニ</sub>宜<sub>シ</sub>。中外殊<sub>レ</sub>俗<sub>ニ</sub>已。是故君子動而世爲<sub>ニ</sub>天下<sub>ノ</sub>道<sub>ヲ</sub>行<sub>テ</sub>。而世爲<sub>ニ</sub>天下<sub>ノ</sub>則<sub>レ</sub>溥博淵泉而時出<sub>レ</sub>之<sub>ラ</sub>也。然何<sub>レ</sub>君<sub>ト</sub>同<sub>ク</sub>際<sub>ニ</sub>有<sub>ニ</sub>周維新<sub>ノ</sub>之<sub>レ</sub>命<sub>ニ</sub>同<sub>ク</sub>居<sub>ニ</sub>青兗咫尺<sub>ノ</sub>之<sub>レ</sub>鄉<sub>ニ</sub>。而治<sub>ム</sub>齊<sub>ヲ</sub>治<sub>ム</sub>魯<sub>ヲ</sub>。或有<sub>レ</sub>不<sub>レ</sub>同<sub>カ</sub>。周公曰。不<sub>レ</sub>易<sub>シ</sub>不<sub>レ</sub>簡<sub>シ</sub>。民弗能<sub>レ</sub>從<sub>フ</sub>。何<sub>レ</sub>又曰。解<sub>テ</sub>其<sub>レ</sub>瑟<sub>ヲ</sub>而更<sub>レ</sub>張<sub>ス</sub>之<sub>ヲ</sub>。然後<sub>ニ</sub>乃<sub>レ</sub>可<sub>レ</sub>鼓<sub>ス</sub>也。聖人未<sub>レ</sub>生。道在<sub>ニ</sub>天地<sub>ノ</sub>。

聖人既<sub>ニ</sub>生<sub>ニ</sub>。道在<sub>ニ</sub>聖人<sub>ノ</sub>。聖人已<sub>レ</sub>往<sub>ス</sub>。道在<sub>ニ</sub>六經<sub>ノ</sub>。則先王之道尚<sub>レ</sub>矣。而先儒乃曰。是欲<sub>レ</sub>君<sub>ト</sub>結繩之治<sub>ヲ</sub>。理<sub>中</sub>亂<sub>下</sub>秦之緒<sub>ヲ</sub>也。而徐偃宋襄行<sub>ニ</sub>仁義<sub>ヲ</sub>而敗<sub>レ</sub>亡<sub>ス</sub>。相踵<sub>シ</sub>。抑又何<sub>レ</sub>歟。漢家自有<sub>ニ</sub>制度<sub>ノ</sub>者<sub>レ</sub>。侶<sub>レ</sub>矣。而識<sub>レ</sub>者<sub>レ</sub>乃曰。乃翁<sub>ト</sub>君<sub>ト</sub>馬上<sub>ニ</sub>得<sub>ニ</sub>天下<sub>ヲ</sub>。一時輔<sub>レ</sub>相<sub>ノ</sub>諸<sub>レ</sub>臣。又皆<sub>ニ</sub>厚重<sub>ノ</sub>椎魯<sub>ノ</sub>。大畧<sub>ニ</sub>悃悞<sub>ノ</sub>無<sub>レ</sub>文<sub>ノ</sub>。遂<sub>ニ</sub>使<sub>ニ</sub>漢治<sub>ル</sub>。不<sub>レ</sub>能<sub>レ</sub>復<sub>レ</sub>古<sub>ニ</sub>。至今<sub>ニ</sub>傷<sub>レ</sub>之<sub>ヲ</sub>。子輿氏有<sub>レ</sub>言<sub>ル</sub>曰。堯舜之道。不<sub>レ</sub>君<sub>ト</sub>仁<sub>ニ</sub>政<sub>ヲ</sub>。不<sub>レ</sub>能<sub>レ</sub>平<sub>ニ</sub>治<sub>ル</sub>天下<sub>ヲ</sub>。夫道<sub>ハ</sub>至於<sub>ニ</sub>堯舜<sub>ノ</sub>極<sub>ニ</sub>矣。而仁<sub>ニ</sub>政<sub>ヲ</sub>乃<sub>レ</sub>如<sub>レ</sub>斯<sub>ノ</sub>。重<sub>シ</sub>且<sub>シ</sub>要<sub>シ</sub>乎。是故<sub>ニ</sub>仁心<sub>ノ</sub>仁



聞。民不能被其澤。法不可傳。諸後。故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總之。兩言而決之。曰。徒善  
不足。曰。為政。徒法不能。曰。自行。今文武之政。  
未墜於地。布在方策者。班班可考也。幸而處  
昌明之極。運不能更化。善俗而狃於淺近。荒  
忘之談。一則曰。如是已足。一則曰。何必改作。  
所。曰。誦詩。讀書者。徒為咕嗶之具。詠歌先王  
而已。豈不重辜先王之道哉。後有豪傑者起。  
將必非笑前人。因陋就簡。不能作新舊邦。其

又何辭。曰。解之。願諸君子。據其素蘊。悉心而  
對。為國家煥文明之治。著之史冊。垂為典章。  
光耀萬代也。

其三

問。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周為天統。  
殷為地統。夏為入統。學士大夫。夫人而知之。  
王者易姓。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自古已然矣。  
是故夏。曰。平旦。為朔。殷。曰。雞鳴。為朔。周。曰。夜  
半。為朔。蓋殷革夏。周革殷。故不從其朔而改。



之也。若夫夏君曰禪臣猶子曰繼父也。未有所革則無有所改也。而何曰夏正上古遠不可考矣。然曰草木之勾萌剥落為春秋至於黃帝堯舜皆制作之君也。獨不可指而數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倡乎曰寅為正矣。曰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反累其歲之首乎。璇璣玉衡者斗也。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既已察之而乃昧其歲之首時之首乎。正月上日何月之正也。月正元日何正之月也乎。攝位而告

於神宗亦曰正月朔旦矣。豈有嗣位十七年一旦無故而改正朔乎。若然則夫子而行夏之時矣。又曰之祀而得夏時焉。未曾曰唐之時虞之時也。其說必有所歸矣。諸生學於聖人獨不聞食哉惟時乎。此為政之第一義也。幸攄陳而明治之。

其四

問禮夫人先卒不赴於諸侯不成喪書卒不書薨無諡不書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祖姑



而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穀梁春秋曰為隱公夫人。然歟否歟。或曰為仲子也。隱讓桓成其為夫人。而曰赴於諸侯。是曰王使宰賜之已。何曰不書曰葬我小君仲子。九年考其宮。何曰不曰夫人仲子之宮。何與義例相刺謬與。禮適士二廟。官師一。又曰大夫三。士一。明乎士不得為王父立廟矣。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為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曰

大夫牲。明乎其妻有廟矣。於禮果有合否。疏云。此謂始求仕而無廟者。禮或然歟。諸生學古入官。當先明禮義。且研精六藝久矣。必知禮之所安。其悉心曰對母隱。

○論

漢唐宦官論

為邦之道。廟朝清肅。綱舉目張。冠攘姦宄。不作。而民風愿朴。禮義興行。豈非人君之大願。而治理之極則哉。然古來治日恒少。亂日恒



多。君子不幸生於斯世。呂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而作狂瀾之砥柱。更當永思其終。使寧輯無同流之恥。激揚無震竦之疑。斯為善之善矣。愚每讀史。至漢唐之誅宦官。未嘗不廢卷而長太息也。夫宦官職任親近。日夕宮闈。諂媚母后。比暱姬妾。窺伺人主意。向憑城。憑社。薰之則燔其木。灌之則敗其塗。漢不當藉之。呂威權。唐不宜授之。呂兵柄。禍已至此。誅之亦反。不誅亦反。無問愚智。而咸知之也。而古

今獨呂其罪歸之。陳蕃竇武。李膺韓續。及唐之文宗。與李訓鄭注者。何哉。蓋君子舉事。一不當。則宗社蒙其禍。而身受惡名。竇武貪天之功。訓注儉士傾側。固不足惜。至於陳蕃李膺。頗立名字。表表一時。文宗讀書求治。恥為庸主。豈盡若史官之所記載。如鷹隼之悍厲。兒童之嬉戲。呂致此酷烈哉。蓋事成則天下之善皆歸之。事一不成。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理勢之必然者。漢不忍貴戚之專恣。初猶呂



貴戚浣濯之。其後遂謀及於中官宦豎。拉殺梁冀如狐豚腐鼠。而宦官驕橫。遂不可制已。譬猶去疥癬之疾。而毒入於膏肓肺腑也。諺云。疔之著人。在肉則割。在指則截。若夫癭麗於頸。而附於咽。不思所自消之潰之。不忍忿憤之氣。而求捷效於一割。內則有性命之憂。外則為當世所非笑。甚不可不慎也。桓靈之世。名賢碩輔。比肩接踵。不能為訐謨。石畫而決計於女主。終日婦人之仁。阻亂大謀。文宗

之朝。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白居易固在也。或間散。或放廢。而委心於訓注。撩虺蛇之頭。蹈虎狼之尾。失計固已甚矣。其後袁紹大肆誅夷。如薙草然。濫及於無鬚男子。崔昌遐乘時掩殺。使無噍類。皆不過二千餘人而止耳。其禍尚至於此。況有什佰千萬於此者哉。宦官深根固蒂。結連宮禁。故不易除。況有自內自外。無賢無愚。無貴無賤。共為附麗者哉。然則必不可去乎。曰。是有道焉。人君日方富之。年



操專明之斷。若能持之。且堅定。守之。且安靜。而行之。且日有漸。有罪不捨。有闕不補。彼官官不能產子。生孫。行之數年。何患其不立。盡所謂過十萬之師。於衽席之上。折百尺之衝。於樽俎之間。天下之耳目不驚。而愚夫愚婦沸羹。蠅蟻之議論不起。無智名。無勇功。於都盛哉。顧乃爲此急遽苟且之計。身被汗惡之言。而廟社陷危。亦甚無術矣。嘗謂天下之勢。如人之一身。不幸而有疾。極重而不起。但當審

察脉理。徐思拯救之方。畧俟其元氣稍復。然後進之糜粥。或補之。或瀉之。所謂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之說也。若一旦投之附子金石。且劫其內。鍼砭灼鑠。且攻其外。必無幸矣。更可異者。漢患貴戚之驕蹇。賣官鬻獄。作福作威。而矯之。且黃門閹豎。卒之所。且亡。漢者。官官也。唐患藩鎮之悖逆。藉口。軍將遙執朝權。而矯之。觀軍容監軍樞密左右神策中尉。卒之所。且亡。唐者。官官也。故諺有之。曰。前門拒虎。



後門進狼。茲則前門逐狐。而後門進虎矣。前車既覆。而後人復踵其弊。而增劇焉。則甚可哀已。然天下事固明白而易曉也。而蚩蚩曠曠者。方刺刺不休。先儒有言。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火未及。然方且泄泄焉。衆曰爲安。即有智者。私憂而過計。則弱者怒之於色。而強者怒之於言矣。可勝歎哉。

孫子兵法論

世曰孫武子爲戰將者皆非也。何曰明其然

也。其曰道天地將法者。治國之良謨也。何謂天。陰陽寒暑時制也。何謂地。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何謂將。智信仁勇嚴也。何謂法。曲制官道主用也。至於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夫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曰攻則取。曰守則固。是人君立國。舍此又何求焉。若不得已。而曰正於天下。夫孰有逆其顏行者哉。王者之師。不過如斯而已。而謂孫子爲戰將哉。北宮黜



者萬人之敵。撫劍疾視。人莫敢迂。至今名湮滅。不傳。孫子曰。全國全城。全卒爲上。破國破城。破卒次之。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是果。曰戰陳爲先乎。即於吳。試勸官人。可。曰爲兵。與之赴湯蹈火。而可。是訓練之善也。若孫子者。可謂大將也矣。不特孫子也。咎犯之用於晉文。管仲之用於齊桓。皆此道也。孫子齊人。祇不過修明管子內政而已。即太公爲千古兵家之祖。

其所用。用於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及其著書。立言。亦不過如是而止耳。六韜三略者。非有異乎。十三篇也。若不能用其民。而區區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部伍進止。坐作擊刺。火攻水戰。用間用奇。則趙括之徒。讀父書焉耳。何兵之足法哉。

○說

加賀中將菅原綱利字取益說

爲入君者。上而天子。曰至於公侯伯子男。無



非取諸人曰爲國者。廟朝宮闕。犧牲粢盛。無  
矣言矣。即臺榭觀遊。皆取諸人曰爲材。錦衣  
玉食。皆取諸人曰爲養。至若取諸人曰爲善  
則寥寥焉。未有幾人。何也。是故取民之財。用  
民之力。逾其制焉。遂貽錙銖泥沙之誦。至於  
善。所謂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何莫之取  
焉。昔者舜自耕稼陶漁。曰至爲帝。無非取諸  
人曰爲善。與人爲善者。故曰大舜有大焉。然  
而善取者。取之天。善益者。益夫天下萬世。即

耒耜之利。曰教天下。本取諸益。使天下獲耕  
稼之利。曰養萬民。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矣。  
無方之利。誠天下萬物之綱也。已。繇是而五  
教。曰術匡直振德。皆所曰紀焉者也。今天下  
人君之所爲。取諸其民者。皆損也。非益也。取  
人之財。益在帑藏。取人之善。曰爲益。在一身  
一國。若夫取天之道。地之利。則益在萬世。民  
惟恐其取之不多也。字之曰取益。亦曰道之  
至大者。廣之爾。



源光園字子龍說

龍也者。天之吏也。天穆清於上。無聲無臭。不能澤敷於下。方不得不寄之。內外大小百職事。曰布天之令。如陰陽寒暑。時制氣候。風雨露雷。霜雪霧霰。各効其用。曰奏其功。彗孛薄蝕。狂飈震霆。恒雨恒暘。流金鑠石。亦各因其類。曰著其罰。而後成一太和之宇宙。是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者。視伯子男。是皆龍之靈為

之也。然則龍固託處於巖谷絕澗水之淵泉。而雲氣生焉。大曰成其大。小曰成其小。龍之為靈。固昭昭也。有如天台雁宕。則有大龍湫。小龍湫。河之南。則有菊潭焉。周環一二十里。潭水如碧。間有葉飄墜其中。群鳥應時銜去。澄泓萬頃。一望無塵。是固龍之都也。瑜弱冠時。瞻仰中嶽。歷少室。其上有龍池焉。方數武耳。非池也。名之為池。梵之曰覺。居恒不蓄水。其中有穴如井。寺僧不履而汲。龍興則水溢。



而爲池。井則龍曰爲宮焉。井泉清冽甘美。大  
滂固不增也。亢旱亦不減。自古及今。無有敢  
測其深廣者。中居老龍一。率其小龍五。各如  
其方色。皆子龍也。春夏之交。遊人好事者。齎  
香楮拜懇。則井中有氣升騰如縷帶。然稍上  
漸張如篷。其末益大。有一龍遊於雲霧之中。  
長僅尺餘。蜿蜒飄忽。但見其形。侶而已。不可  
迫而見也。少選仍歸井中。烟氣散。池水涸。凡  
出皆小龍也。老龍則深居而簡出。先是有洛

丞龍同知者。聞之亦歎。香虔禱。五小龍皆已  
迭見。乃欲求老龍一觀。龍遂爲之伸一足。勢  
如攫拏。又懇。神龍爲之見其尾。其長數仞。神  
光璀璨。已非池中物矣。而洛丞必欲見其全。  
叩拜不已。老龍若然而外。井中水一時溢湧。  
崩轟噴射。懷山襄陵。山之下數里。而遙不雨。  
而水深三尺。禾苗盡偃。人畜奔狂。洛丞亦遂  
驚殞。至今爲構一小祠。肖其像於池側。亦所  
以昭戒也。後月餘。瑜燕於高文襄中玄公所。



日甫昃。忽爾晝晦。其僕報曰。西南隅望樓。黑雲密罩。咫尺不辨物色。又一小童曰。雲中都。是火光直透。或訖曰。此事太奇。座無他賓。瑜請撤席。主人曰。無害。此樓四面皆磚石。無可焚灼。頃之。烈風驟雨。燦燦震電。復報曰。有一龍自牖中出。騰雲而起。此時僮僕驚怖。奔走倉皇。未知其爲應龍虬龍也。命一僕登樓審視。久之復云。樓門封鎖嚴密。樓之上下。空洞無一物。樓北二牖。一牖平昔不扃不閉。凝塵

厚寸許。毫無蹤跡。無可見也。雨霽時已下。瑜即告歸。次日相府遣一紀綱來白曰。昨日之龍。起自牖間。窗外僅損一甃。遽使人謝去。不諗其詳。又三四日。後燕前所。太兄錦衣君曰。前日龍之出處。無可搜求。物物皆如故。視畢。諸弟悉已下樓。我獨凭牖遠眺。顧見窻口。一磚漸昂。半掀之。則已損。龍正蟄於其中。取而視之。磚之下。有形。泥之中。有象。宛然一模範也。徑三四寸。蟠旋約可尺許。此又其最奇



者也。因歎曰。龍之神。乃至於此乎。是猶所謂  
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也。夫膏澤布。獲資  
生萬物者。本乎仁。奉天之令。致天之討者。行  
乎義。龍。仁義為德。龍之所。仁為靈也。龍。仁  
風雨雷電。煙雲霧霧。變化無方者。著其靈。人  
君。仁爵賞刑威。生殺予奪。榮辱不測者。神其  
用。一也。昔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御。  
曰。君何為式。文侯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曰。  
然。然。非有土之君也。君奚為式。文侯曰。吾聞

段干木。不肯。曰。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國。段  
干木。光乎仁。寡人。富乎財。段干木。富乎義。吾  
聞地。不敵。仁。富。不敵。義。寡人。安敢不式。古之  
明君。尊德。樂道。之如是。是。仁。得賢。而為之。輔。  
則雲之從乎龍也。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四國有王。郁伯勞之。仁也。又曰。有滄萋萋。興  
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義也。然則龍非  
仁義無。仁。為靈。人君非。仁義無。仁。為國。昔者  
趙簡主是已。樂激事之。六年。給使又甚材也。



一旦悉明其罪而明法飭法得仁君之大道  
 焉。義也。楊因事君五去。下士差與為伍。今按差與  
疑當作一旦舉呂為相而不疑有知人之濟  
 哲焉。仁也。仁義兼施。賞罰明允。國呂大治。於  
 是南威齊楚西抗強秦。赫奕乎其有光也。是  
 故進賢也。則曰帝呂不蔽討罪也。則曰恭行  
 天罰。其心兢兢焉。有賢不敢棄。有罪不敢赦。  
 毫不敢呂私意。行乎其間。猶之乎龍之為天  
 吏云。

文體但記但序。殊不似說。然說之意。即寓  
 於叙事之中。固當是說也。

此題其體膠合。泛言龍則曠蕩而易致於  
 荒唐。合之君德則龍統而易涉於僭擬。若  
 欲呂龍德合之諸侯。又不礙上礙下。自媿  
 學荒識陋。委難著筆之瑜自評。

源綱條字九成說 并序

世子閭下。會當冠。作之吉。之瑜承乏奉櫛  
 之賓。醮醴既將。敬名伊始。大名綱條。謹字



之曰九成。順成德也。親賢樂善。保大定功。好問好察。繼志述事。日祈黃耆。無疆受天之慶。

虞書稱。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豈非日聲音節。奏悠揚容與。笙鏞搏拊。歡欣和樂。翕純儼繹。象索焉如貫珠。從律成文。井井然日立辨。是故耳目聰明。心氣和平。唱歎清濁。代相為經。故能致靈鳥來儀。蠢茲率舞。豈非執中日為本。務生日為基。溥博廣厚。高朗代明。錯行震

動。嘘煦潤澤。始條理為知。終條理為聖。合九成而為一大成。軼咸章。駕濩武。是故千六百年之後。猶能使聖人心聆神往。經時之久。猶忘食味。不能日言語形容。徒曰盡美盡善而已。后夔之技。為樂乃至於斯乎。是皆其條目也。必有為之綱者焉。太舜日太孝之德。側陋升聞。登庸熙載。則克盡其為臣。重華受終。則克盡其為君。六府脩。三事治。九功叙。九叙歌。是日維德動天。無遠弗届。是日好生。從欲洽



於民心。能使天下後世。觀者聽者。莫不欣欣而興起焉。豈非至誠之感神乎。是故延陵季子喟然而歎曰。觀止矣。雖甚盛德。蔑日加矣。非然者。后夔雖聖於樂乎。豈能釋其回。而增治定功成之美哉。然舜之德。何日遂至於斯極也。譬之臺然。九成之臺。亦天下之大觀也。矣。是果不日而成之。一蹴而可至乎。其始基之也。掌覆一簣矣。因乎丘陵。進進不已。是猶積德累仁。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至於斯也。

專其心。致其志。非類之徒。無替之言。勿使得撓其慮。逸欲之端。不急之務。勿使得紛其心。業積而不渝。功高而愈奮。有爲者若是。故能迥出雲表。俯瞰萬物之如斯也。若夫爲山未成。功虧一簣。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徒使有識者。愛莫助之。咨嗟歎息。而無已。豈能爲法於天下。至於斯極乎。事誠在吾。是日君子必要其成也。

赤林重政字尊五說



聖人諄諄焉重德不重政者蓋見當時徒文具大失先王立法之意故為此補偏救敝之論後儒偶見曲說遂謂煦嫗足曰治天下而政教可廢不惟不達聖人之旨相率而禍天下者必此人也孔子歎美子產曰為古之遺愛然亦謂為衆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可知也獨不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乎獨不聞徒善不足曰為政乎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乎獨不聞

堯舜之道不曰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乎獨不聞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乎獨不聞堯舜之仁不偏愛人乎故曰為政曰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總之蘊之於躬則為德設施於事則為政無仁德曰為之本則為徒法無政治張弛曰紀綱之則為徒善二者相須而行不可偏廢者也夫為政至於居所星共則時雍風動篤恭而天下平矣其盡善盡美孰大於是是故惠焉而不費欲焉而不



愛水先生文集 卷十三  
貧勞焉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五者  
非甚盛德。曷足臻此。而謂所重在於政乎。吾  
故字之曰尊五。蓋進吾子於德也。吾見今日  
之訛。不特此而已也。非禮而謂之禮。非義而  
謂之義。買其櫝而還其珠。賢者爲而不肖者  
議可勝歎哉。

赤林氏名重政。而問字於余。余既字之矣。  
又爲之說焉。蓋曰吾子質性淳良。行將有  
政事之任。恐未聞君子之大道。而水曰濟。

水。余故詳論之。曰廣其意云爾。

奧村浚明名德輝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今原於尊翁之名。曰  
生足下之名。曰著禮之效也。禮曰禮也者。動  
於外者也。又曰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  
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  
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  
外。而民莫不承順。足下顧名而思義。則自處  
必審矣。是曰名曰德輝。



清原季敬名務本說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事親事之本也。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守之本也。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然則敬身敬之本也。君子從事於本敬。功要而行立。操約而用宏。從事於末。則雜施而無緒。勤苦而難成。故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清其原。務其本。其德有不成者乎。從事者務之也。清其原者。知也。務其本者。行也。如是則萬事萬物

均於此橐籥焉。可不知所務乎。事親守身敬身之統於一敬。亦猶知仁勇之歸於一誠也。

野村重直字遂初說

人之初生。無有不直者。孩提啼笑。愛親愛兄。莫非天性。葆而弗失。繇此而大人不異矣。奈何知識漸開。詐偽緣起。習染日深。真淳日斲。赤子之心。盡為外物所鑠。誠能幡然改悔。自遂其初。則其直如矢者。反身而具足矣。

今按舊稿足矣。下有靖節蓄琴無絃云云。五十三字。第十八卷所載琴研銘全文也。



蓋錄送舊稿時失其題誤接續于此故今  
刪之而足矣下文意不完疑有斷簡然無  
所考  
補

### 原慶順名善長說

吾子姓原字慶順。今欲於姓與字之間而為  
之名。原者高平也。諺曰根原曰本原。蓋原者  
乃根極之處。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元與原義  
理相通。善長者仁也。孝弟也。文言曰坤道其  
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宜名  
曰善長。仍其舊字曰慶順。

### 下川三省字宗魯說

銘利輕浮。均非載道之器。捷給儂巧。必無成  
德之人。孔門獨得其宗。乃屬曾氏之魯。而穎  
悟者不與焉。至於亟稱顏淵。不過曰如愚不  
愚而已。故字之曰宗魯。吾誠有大望於爾也。

### 夢梅說

余門人下川三省。彌月之時。其先慈夢梅而  
生。夫梅者百花之魁。而其實濟鼎彝之用。而  
且骨幹凌霜。清韻開泰。其非凡卉可知矣。子



果能明發不寐。念昔先人。則貞下起元。必有資於世用。若徒隨風開落。已爾。則與凡葩委地矣。棘心之吹。不大。負乎母氏勞苦哉。

下川生感。母氏之先兆。欲曰夢梅。名其齋。意存乎觀感矣。吾思人不曰夢靈。夢乃曰入靈耳。昔嶺南柳氏。子名夢梅。有不在梅邊。在柳邊之句。亦曰誌感也。其後文名甲天下。科名魁多士。為宋南渡偉人。是豈區區曰夢靈者乎。

五十川剛伯字濟之說

禮二十而冠。冠而後字之。尊其名也。子今年二十。合於當字之禮。且初學於我。而屢曰為請。子姓源氏。五十川發而為源。流而為川。皆至柔也。傳曰。水至弱。民狎而玩之。名為剛伯。伯者長也。是剛之最者也。二者固宜有曰調劑之矣。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易曰。水火相為用。既濟。剛柔正而位當也。故字之曰濟之。濟者水火之德也。而濟之者。則人士之力。



也。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茲月令月吉曰。字爾曰德。爾尚棄爾幼志。曰順聖賢之則。夫勵志不撓者剛也。自強不息者誠也。內文明而外柔順者柔也。則亦進於正直而平康矣。彼外為陵厲之氣。而內實荏苒者。倒行而逆施者也。煦煦姬姬。一於巽軟者。乏陽明之德者也。三者於何取法而做之哉。

今井可汲名弘潤說

語曰。河潤九里。是河曰長源巨浸。其潤之弘

也宜矣。今井木上有水。津潤上行。陽剛中正。及物為功。君子曰勞民勸相。故曰潤其出也。有源而不竭。井養而不窮。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不弘而能如是哉。是所謂有孚元吉也。故名之曰弘潤。

守元字說

元者於天之道為陽為子。於人之德為仁。分為君而形體為首。書曰元首明哉。傳曰元者善之長。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先賢曰冬至



子半。一陽初復。又曰。貞下起元。是故元者天  
地之心也。太人不失赤子之心。守其元者也。  
生知安行者也。然天下生知安行者。希世而  
一人焉。其餘皆學知利行者也。又其次則困  
知勉行者也。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故曰復也。  
學者誠能復其初。則貞之下可曰元。而明德  
可曰明。其與生知安行者有異乎。儻復而仍  
與之剝。明而仍與之蔽。此其際亦危矣哉。守  
之乎。

伯養說

為加賀守鍋島直能作

峭城守朝散大夫藤公名浩。且居於櫻岡也。  
別號櫻岡。名浩之字曰伯養。因請余為之記。  
余乃先為之說而可乎。蓋古之名賢。其名其  
字。類皆有說焉。如軾之與轍。戒也。六一之與  
樂天。志也。茲之所為養者。戒乎志乎。余請得  
臆度而推原之。修而致養者。熊經鳥伸。納新  
吐故。養生家之所為也。非此之謂也。進而有  
涵養之功矣。涵泳舒徐。不隨不激。含章藏垢。



不惠不夷。自好之士之所能也。非此之謂也。又進而有保養之道矣。節飲食。蓄嗜欲。喜怒不撰其心。好惡咸付諸物。君子之有德者也。非止於如是而已也。又進而有存養之道矣。生而有本。辟益喻於四體。直而無害。剛大塞乎兩間。儒者之獨善者也。夫養至於氣。養斯大矣。心既存而性斯養。集其義而志已持。顧不大與。然君子之一身上。曰承天之明命。下曰作民之父母。是故曰一人勞天下。不曰天

下奉一人。獨行其道。非平治之規也。澤不下究。非容民蓄衆之理也。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然百姓顛連無告。而吾之耳目有限。晚世理弊多端。而吾之智慮難周。勢不得不藉賢人君子相助為理。己賢人之處心也。公而持身也。廉。公則生明。廉則生威。明曰燭闇闇之隱。威曰銷奸宄之萌。如是則賢人之耳目。皆吾之聰明。賢人之智慮。成吾之睿聖。則己登斯民於衽席而保之。如赤子矣。養賢曰及



萬民。古之人豈欺我哉。然賢人明哲知幾而不撓不屈。不可曰好爵縻而飲食豢也。交之不曰誠而接之不曰禮。則不可得而用也。故交曰道。接曰禮者。所曰養賢之道也。公其豫所曰養之之道哉。需其用而將伯曰助。予無及矣。然余知公之能養也。余曰管窺之僅得一斑而已。知余豹矣。余門弟子下川三省。寒畯之子。僅能隨俗咕嗶數卷爾。非有頭角之崢嶸也。公慕悅聖人之道。特拔此子而令從

學於余。可謂登明選公矣。非徒給之筆札。助其攻苦而已。凡飲食。凡衣被。凡居處。使令諸凡所須之物。無一不出於公之藏府。世有養之如是者乎。此子方穉弱。未知其爲干霄之豫章。叢生之棘心也。而凱風之長養。迺如其至耶。夫凱風者夏也。夏者大也。公惟不得賢人而與之。則已。既得賢人而與之。有不盡所曰養之之道哉。周公曰。好士。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而後知是非之所在。故能正



吾心。曰定天下。慎母。曰魯驕士哉。夫曰周公之明聖。必好士。而後知是非之所在。今也爲民。父母者。當審其養之之道矣。慎母養其楛棘。而舍其梧櫟也。慎母養小。曰失大也。

天地君親師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事。父孝則事天。明。今人生於天。而不思天所曰生。是不畏天也。畏天者。畏彼蒼蒼之天。暉暉震電已哉。詩曰。天命靡常。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所曰命。

我者大。則我之對越者。自不得輕。上承其命。內明其理。故曰不媿于人。不畏于天。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孝經曰。事母孝。故事地。察地。振河海而不洩。生百穀。曰養人。故又曰。會弘光大。品物咸亨。人曰履之。而不知其德。且食焉而乃忘其勞。是可謂之察乎。雖然柔順直方。坤之德也。卑牧定傾。地之道也。因地之利。而君子則之。亦所曰爲孝矣。存三之誼。君成之。五常之道。君始之。故君子事親孝。忠可



移於君。然則君也者。不獨公侯卿大夫之所盡命。抑亦庶人之所請共也。今按請字疑訛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又曰。元后作民父母。是故夙興夜寐。謹身節用。忠之屬也。故曰。資於事父。日事君。義而後其君。猶之不孝也。夫孝子之事其親。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止於養其口體而已。曾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其存誠。謂養則致其樂。承歡而聚。順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然

而許世子止。嘗藥不謹。身喪而名滅。故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知。春秋禮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終身。心喪三年。師之道不慕重哉。雖然。乾稱父。坤稱母。共道何。曰承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共道君臣二句疑有誤其道何。曰。明記曰。父生之。師教之。君令之。道等於所生。其必有旨矣。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均有藉乎師也。烏而不重哉。烏而疑當作鳥可自評。此文雖分五段。然總是一意。中間通



呂孝字貫之。蓋孝為百行之原也。師者立  
教。明倫統承天地。故第五段總包前四段  
在內。讀者須自理會。主敬是一篇骨子。却  
一字不露。中間更有主意。在明者當自得  
之。今按此文多缺誤。脉絡  
不貫。穿然無所考定。

書劍堂說

古無所謂文武也。或曰乃武乃文。允文允武。  
此古之所。曰誦帝王者。何謂無文武哉。曰非  
謂無文武也。文武之道無所分也。君子之德。

欽明者為文。剛健者為武。無從得而分別之  
也。出則攘除寇賊。入則鎮撫國家。是故非文  
無曰附衆。非武無曰威敵。春秋時大國三卿。  
小國二卿。總師旅則謂之將。明弼諧則謂之  
相。無所謂文武也。如曰某將上軍。某佐之。某  
將中軍。某佐之。皆卿也。而後世始分門別戶。  
故經生學士。羞稱統袴長鎗大戟。安用毛錐。  
遂相惡之。如冰炭然。豈理也哉。迨至射不穿  
札。雅歌投壺。相傳曰為美談。劉元海病隨陸



無武。絳灌無文。其志甚偉矣。宜乎書劍之曰  
名其堂也。內曰詠歌先王。外曰肅清邊圉。亂  
則攘揚威武。治則黼黻皇猷。寧有量哉。項羽  
言書足曰記姓名。劍者一人敵。不足學也。豈  
知書劍之義者哉。

孝說

為伊藤友次作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曰孝而已。夫豈無  
他道之可言哉。蓋曰孝之道大。而能周。約。而  
能博。微。而能著。積厚。而生生不息。足曰與天

地。而無敵也。譬諸樹木之有根本。黍稷之有  
嘉種。枝幹節葉華實。無不於此具焉。君子豈  
不濬其源。而徒沿其流乎。故曰。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豈惟仁  
哉。人心之德。盡於仁義禮樂智信。仁之實。為  
事親。義為從兄。而智為知。斯二者。禮為節文。  
斯二者。樂為樂。斯二者。又曰。事親弗悅。弗信  
乎朋友。然則千變萬化。皆所曰發明此孝弟。  
而弟又所曰廣其孝也。若舍親親而侈言仁。



民愛物是之。為悖德是之。謂不知務。況敢言  
仁哉。然則孝者止於事其親而已乎。曾子曰。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  
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  
也。五者不遂。及其親。敢不敬乎。故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誠曰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曰顯父母。足曰為孝之終也。昔者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曰為孝乎。曾子  
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孝。先意承志。

諭父母於道。參直養焉者也。安能為孝乎。又  
曰。亨孰羶薌。不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  
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  
孝也已。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曰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  
為成其親之名也。已。是三者皆立身行道。揚  
名之則也。或曰。是皆為孝之道。敢問其目而  
可乎。曰。唯唯。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  
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曰其飲食。忠



養之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sub>レ</sub>事親也。曾子又曰。往而不可<sub>レ</sub>還者。親也。至而不可<sub>レ</sub>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sub>レ</sub>養而親不<sub>レ</sub>待也。木欲<sub>レ</sub>直而時不<sub>レ</sub>待也。是故推牛而祭墓。不<sub>レ</sub>如雞豚之逮其存也。孝經曰。愛親者。不<sub>レ</sub>敢惡於人。敬親者。不<sub>レ</sub>敢慢於人。樂正子春曰。一舉足而不<sub>レ</sub>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sub>レ</sub>徑。舟而不<sub>レ</sub>游。不<sub>レ</sub>敢<sub>レ</sub>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sub>レ</sub>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sub>レ</sub>辱其身。不<sub>レ</sub>羞其親。可<sub>レ</sub>謂孝矣。羅子曰。子不思<sub>レ</sub>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sub>レ</sub>能分毫報也。子不思<sub>レ</sub>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sub>レ</sub>能分毫就也。思<sub>レ</sub>之自然感愴生焉。悲痛萃焉。則滿腔皆惻隱矣。凡此非學不能及也。而近溪羅子又曰。於此不<sub>レ</sub>著力理會。而言學。是遠人<sub>レ</sub>目爲道也。縱是甚等聰明。甚等博洽。甚等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充不去。不止。推充不去而已。即身心亦受用  
不來。善乎其言之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  
乎四海。無所不通。故曰孝之爲道大也。孝之  
爲道。治乎天下之極則。非止於獨善其身而  
已。君子可不知所務乎。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